

經典教育，讓孩子學習人類最高貴靈魂的智慧。



一般人總會認為，經典，是門極為艱深的學問，極需生活歷練甚至學術基礎，往往連大人都無法領會清楚，因此，孩子所能夠做的，不過只是背誦與記憶，先將文字儲存在內心倉庫裡，等待長大後，再漸漸消化了解。

其實，經典不是一種「學問」，更不是「文字」，而是一種做人的態度以及看待事物的角度。例如，「論語」中子夏問孝，子曰：「色難。」事奉父母最難得的，就在於時時保持和顏悅色的表情。如同這個例子，經典不但沒有告訴我們艱深的理論，相反地，只簡單提醒我們，生活中對父母該有的表情態度。

因此，經典教育就是一種人格教育，讓孩子從每個時代中，學習到最高貴靈魂的智慧，從此讓他們的行为有為有本，有所遵循。

讓一顆心時時保持學習的熱誠

為什麼要學孔子

常聽家長對孩子說，「回家功課趕緊做完，才可以去做自己愛做的事。」言下之意，學校派定的功課，孩子沒有興趣，也沒什麼大關係，只要趕緊勉力完成，也就罷了。換句話說，孩子是否有「學習樂趣」，其實不挺重要，只要作業快快完成，就算符合了家長的期待。

但在孔子來說，一個孩子是否能「快快完成每日作業」，並非重點，唯有孩子能夠保持著活躍的「學習熱誠」，才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最為寶貴的部分。因為，讓自己時時處於「自發的好學狀態」，才是讓自己達到「君子」或「仁人」的開端。「論語」提到，孔子遇人太剛，每事問。有人解釋，這是孔子對太剛主事者的測試；也有人解釋，這是孔夫子的謙虛，不！孔夫子所藏的，正是最基本「下學而上達」的工夫。

孔子最為稱讚顏回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眾弟子中，子貢的敏銳、曾子的誠懇、子夏的才氣，都不如顏回，為什麼？因為，唯顏回是好事學的。而這正是顏回的獨特之處，也是顏回在生活中的喜悅處。

一個人若能處於「自發的好學狀態」，他就不會「固執」於某種現成的狀態，因而蔽於斯（學則不固），就會脫離孔子所戒絕的四種狀態：「意、必、固、我」，不會讓自己處於僵化自閉的態度。也就是說，他自己會源源不斷地構想出種種豐富的意義，引出新的可能性，並好之而樂之。一個人只要是「樂於學」，也就意味著「時習之」，也必「悅乎」。孔子說他自己的生活在於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」這段話講的是學本身的状态和境界，引領著全書乃至全部儒學的思想。

我的心在海底兩千公尺深處

為什麼要學老子

天下萬物，無論心內或心外，生長或衰亡，都只有一條道路。這條道路易知也易行，可惜的是，天下人卻往往徒然莫知莫能行。

老子教給我們的，是待人接物的道理，也是花木生長的道理。我們常說：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」，任何人想要得到什麼成果，必須付出血汗，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律則。老子也不例外，「老子稱這個道理為：『天下萬物生於有』。意思是說，天下萬物能夠生長，必然是出於有心、有為的耕耘。但是老子也同時提醒我們，任何特定有心、有為的成長，都會反過來成為自己的限制與牽絆，就像花木一樣，從幼苗經過茁壯最後凋零終將落葉歸根。於是我們懂得了，任何事物的生長衰敗，除了植根於有心、有為的經營之外，還植根於另一個與之相反，但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力量之上，老子稱之為『有生於無』。

有心、有為，是一種積極的力量；看不見、摸不著，是一種放鬆的力量。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因此，必須具備積極的力量。但只具備積極，卻也易觸易折，因此要學會輕鬆與無力。這就是「為無為」、「為而不為」的道理。

有一次，一位記者問棒球名將王貞治：「你在面對投手投球的那一刹那，你的心在哪裡？」王貞治說：「我的心，在海底兩千公尺深處。」這就是老子為而不為的道理。

天地間最初的那點春意

為什麼要學詩經

時下一般人想到「談情說愛」，就會與「纏綿悱惻」劃上等號，而不會想到談戀愛也是可以「淡淡思慕」的。

其實，年輕男子對於美艷女子的思念，原本是生命成長中再自然不過的事了。那份對異性的想像，想像中的甜蜜，就像蓓蕾自然生枝生葉，不高學習也不用模仿。恨情欲或擇偶也都無關，它只是未經思慮、不沾塵埃、天地間最初的那點春意。但人間總喜歡用微情或頭腦的盤算，來詮釋這份純真，再加上通俗自然劇或煽動小說的推波助瀾，於是，一份自然單純的思慕，只染上了金錢、虛情、複雜的人際關係，從而失去這思念本身的自然與純潔。本來，這思念是屬於天地的，但一不經心，就成了只屬於人間、濃烈的男女愛戀之情。

想像一位男子對美艷姑娘的思念，可以寫男子的牽腸掛肚，也可以寫女子的美麗容顏，但詩經，卻只給出一個非常清淡的畫面：河邊的沙洲上，水鳥幾隻，彼此用「關關」的啼叫聲，相互應和著。表達出這份思念，如此地淡，卻又如此地深；如此地清爽，卻又如此地幽遠。

思念，尤其是想見又不可得時，人們往往會用鏗心刺骨來形容。但詩經，卻用水中採擷漂流的荇菜，來描述這淡淡思慕中的那種美艷的企盼。想見又不說說，想說又不敢見，像不像在湖中，隨著流水而游的黃色荇菜，葉片片從手邊瞬間閃過，左撈右撈，欣喜著念，卻又猶豫不定。

因此，孔子說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「思無邪」。就是指的這份與天地自然相契合的情意，淡遠而幽長，純潔而原始。

愛智愛美，追求人性的極致光輝。

為什麼要學希臘

西元前450年左右的一個日落時分，一支雅典艦隊停泊於愛琴海中的一個島嶼附近，預定翌日清晨，進攻這座島嶼。當天晚上，艦隊總指揮柏里克斯派人邀請他的副指揮到旗艦與他共進晚餐。他們坐在甲板上，「頂上撐起天蓬以擋露水，一位英俊男伶為之注酒，柏里克斯引了第一首詩，描寫這位年輕人臉頰上的『紫色』之光。對這個形容，他的副指揮頗不以為然，他認為那個『紫色』形容詞用得極不恰當。他較喜歡用『玫瑰色』來描寫青春的綻放。於是，他們的爭論就這樣繼續下去，彼此引自認為最恰當的形容詞以凌駕對方。到了第二天，兩位將軍一如以往地投入戰場。

希臘有一句名言：「雅典人是愛美者，但未失去對質樸的愛好；愛智者，但未失去雄壯的活力。」除了希臘之外，我們再也找不出那一個國家的將軍會發生同樣的故事。大戰前夕，度能縱情於戰歌戰歌；大戰之時，又失為成功的軍人。這種兼兩種才能於一身理想，不也是我們今日的教育理想嗎？只不過我們這個時代的實用功利取向，使得教育一方面扭曲，一方面偏廢。

就扭曲言，現在大部分的教育，都以為這個學科是有用的，能夠作為將來生活之保障的。市場的需求是他學習規劃最深層的動機，並不是因為喜歡。因為這個科目能學習而具有的能力本身。例如，現代人絕不會因為喜歡「馬致遠」的美德而喜歡，喜歡「正義」的美德而崇拜。希臘人卻不同，希臘人的學習，是為了能夠了解某種內在能力，而了解這種能力才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因為這是一個能夠看到人性之美的重要窗口。至於這項能力有多少市場需求，不重要。

就偏廢言，人性中有一些真正重要但卻看不著的事物，諸如對美的鍾愛、禮貌，還有一些微細的情感，這些看不見的事物恰恰是只屬於人性的。依照希臘人的性格，這正是人如文明顯赫之所在，也是最後該受到重視的地方。但這些對於現代人而言，卻不見市場價值，也成了最被忽視的東西。我們再去看以下的故事就可以體認：希臘人對於這些看不見的事物是多麼地重視。

當雅典城淪陷，征服者斯巴達人決定把雅典夷為平地，甚至連一根柱子也不留。就在執行前夕，一個負責吟詩作樂者（即使斯巴達人也會在宴會中誦詩）朗誦了尤里婁塔士的詩。聽了這些美而感人的詩之後，正在飲酒作樂的士兵們竟忘了勝利和報復的心思。異口同聲地說：我們絕不能毀滅一個能夠產生這麼偉大詩人的城市。對希臘人而言，詩以及所有藝術，竟是如此重要和嚴肅，以至於能成為一個城市之生命之所繫。

今日，我們天天談教育，只著重於孩子上課的輕鬆或無力，科目是二或三或五，卻從未培養孩子對自己內在能力探知的興趣，也從未培養對於人性可能性的尊重，只一味地灌輸求學是為了市場的需求，就讀的便利。如此一來，再輕鬆的學習，都很難引起熱誠與興趣。因為，對於人性的探求與發現，是人類學習的唯一且最大動力。

